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132-0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
南朝时代 ②《文心雕龙》—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189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132-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 89.00 元



黄 侃
(1886—1935)

裝告甥及長女寬長見官心請史遂無餘暇脩人事
通書札亦以彼此平安不勞音驛傳告也日前林生
過此房之即去未暇与之賜談但覺其面黃頰頰而
已昨得甥書詢孔氏尚書源序此書作為迄不定其
為誰似言出于鄭冲者近之近覽武成篇題下疏知
昔儒非不疑古文之偽特不敢訟言耳予攝養留心
一衣一食之加損未嘗敢忽乃十八夕雨後感涼并
小湯風而思欬欬且痰中血縷殊多意殊厭之信哉
生非養所能全也新秋頗好將護餘言全田具之低

七月廿日晨

作者手迹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题辞及略例·····	1
原道第一·····	3
征圣第二·····	10
宗经第三·····	13
正纬第四·····	16
辨骚第五·····	20
明诗第六·····	23
乐府第七·····	31
诠赋第八·····	54
颂赞第九·····	66
议对第二十四·····	71
书记第二十五·····	77
神思第二十六·····	87
体性第二十七·····	90
风骨第二十八·····	95
通变第二十九·····	98
定势第三十·····	103
情采第三十一·····	106
镕裁第三十二·····	108

声律第三十三	110
章句第三十四	119
丽辞第三十五	153
比兴第三十六	163
夸饰第三十七	167
事类第三十八	177
练字第三十九	180
隐秀第四十	185
指瑕第四十一	188
养气第四十二	192
附会第四十三	194
总术第四十四	197
序志第五十	206
附录 物色第四十六	骆鸿凯 211
后记	黄念田 223
黄侃先生学术年表	225
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卢盛江 232

题辞及略例

论文之书，鲜有专著。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继此以降，作者间出。然文或湮阙，有如《流别》、《翰林》之类；语或简括，有如《典论》、《文赋》之侪。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虽所引之文，今或亡佚，而三隅之反，政在达材。自唐而下，文人踵多，论文者至有标槩门法，自成部区，然驯察其善言，无不本之故记。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虽百喙争鸣，而要归无二。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函；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今为讲说计，自宜依用刘氏成书，加之诠释；引申触类，既任学者之自为，曲畅旁推，亦缘版业而散见。如谓刘氏去今已远，不足诵说，则如刘子玄《史通》以后，亦罕嗣音，论史法者，未闻度阁其作；故知滞于迹者，无向而不滞，通于理者，靡适而不通。自愧迂谨，不敢肆为论文之言，用是依傍旧文，聊资启发，虽无卓尔之美，庶几以弗畔为贤。如其弼违纠缪，以俟雅德君子。

《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

遗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

瑞安孙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语，并皆精美，兹悉取以入录。

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

《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唯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迻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槁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说，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

原道 第一

原道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此则道者，犹佛说之“如”，其运无乎不在，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孰非道之所寄乎？《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道，公相。理，私相。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庄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理。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

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夫堪舆之内，号物之数曰万，其条理纷纭，人鬓蚕丝，犹将不足仿佛，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谰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脔愈削，寔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殚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窠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至不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斯则矫枉之过，而非通方之谈，后来君子，庶无瞢焉。

俯察含章 《易上经·坤》六三爻辞：含章可贞。王弼说为含美而可正，是以美释章。

草木贲华 《易》释文引傅氏云：贲，古斑字，文章皃。王肃符文反。此类隔切，音如虎贲之贲。云：有文饰黄白皃。

和若球鍠 《书·皋陶谟》曰：戛击鸣球。球，玉磬也。鍠，《说文》曰：钟声。《广韵》作𨵿，云大钟，户盲切。

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故知文章之事，以声采为本。彦和之意，盖谓声采由自然生，其雕琢过甚者，则寔失其本，故宜绝之，非有专隆朴质之语。

肇自太极 《易·系辞上》韩注曰：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据韩义，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而众理之归，言思俱断，亦曰太极，非陈抟半明半昧之太极图。

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周易音义》曰：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仪

征阮君因以推衍为《文言说》，而本师章氏非之。今并陈二说于后，决之以己意。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原注：《说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案此语误。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谨案：音韵与言语并兴，而文字尚在其后。《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案陈伯弢先生谓：训即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之道讽诵言语之道，又即道盛德至善之道，此义真精确无伦。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案此数言可证阮君此文实具救弊之苦心，惟古人言语亦有音节，亦须润色修饰，故大司乐称以乐语教言语，而仲尼亦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辞之意，冀达意外之言。原注：《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案此语亦稍误。言语有修饰，文章亦有修

饰,而皆称之文。言曰文,其修饰者,虽言亦文;其不修饰者,虽名曰文,而实非文也。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大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案此数言诚为精谛。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辨,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馀庆、馀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原注:《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黑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案此论又信矣。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之曰文,何后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文言说》《肇经室三集》二)

案阮君尚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皆推阐其说。又其子福有《文笔对》。《文笔对》太长,兹节录二文于左*:并见《肇经室三集》二。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

* 原为竖排。为保持原貌,改横排后“左”“右”均不作改动,下同。——编者注